一九六二

十一月一日

寄河清《文集》九至十三卷共五册。寄李致《叶尔绍夫兄弟》一册。复伍禅信并寄《叶尔绍夫》一册。得国煜信。作协送来代购书一包。和金公同去影片发行公司看香港片《美人计》和苏联片《世纪之初》。校改萧珊译文《黑桃皇后》。一点半睡。

十一月二日

寄国煜《州委书记》。寄伍禅平信，寄伍静《叶尔绍夫》一册。两点半参加政协学习会。六点半请张波和杨为两位在华山饭店便饭（在座还有熊、蔡、陈、沙、济生、萧珊）。复国煜信。寄 Г. Огнева 贺节信（十月革命节）。得黎丁索稿信。校改《黑桃皇后》。复河清信。一点半睡。

十一月三日

参观“梅兰芳艺术生活展览预展”。一九四九年六月从上海同去“北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开城招待所见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同去苏联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情景犹在目前。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底我们从苏联归来后他在北京送给我的两张照片现在是很珍贵的纪念品了。古籍书店送来《戏曲丛刊》第一批十册。黄裳来取回《鸳湖记》原稿。寄外文书店预订卡若干张。蔡公来，看电视节目《茶花女》。校《黑桃皇后》。一点半睡。

十一月四日

文栋臣寄来花生米一袋。校改《黑桃皇后》。南南来。蔡公来。得学熙兄妹信报告先忧丧葬情况。看电视节目（梅剧团和北京青年京剧团联合演出）。顾铁伦送来新书一包。寄先忧夫人信。读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十一月一日的电视讲话。一点半睡。

十一月五日

校改《黑桃皇后》。余思牧寄来《郁达夫诗词钞》二册。程云甫寄赠所著《杜甫诗选讲》一册。复栋臣、国炯信。复茂名市委招待所书记安翠芝信。十二点五十分睡。

十一月六日

寄方殷信，托代购《州委书记》（两部）并谈《靳以文集》的事情。校改《黑桃皇后》。两点同广播电台的两位同志去上海音乐厅，四点参加游行，到人民广场后，和周、熊、沈各位同去解放日报社，把文艺界致古巴人民的信件交给报社负责同志，请他们转寄北京古巴大使馆，并在报社门前为电台作简短的发言（录音）。夜，顾铁伦来。蔡公来。赵忍安来。看电视节目《特派员》（苏州沪剧）。一点半睡。

十一月七日

靳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和罗荪、任干、萧珊同去万国公墓扫墓。寄茂名市李顺泽市长《李大海》和《家》各一册。校改《黑桃皇后》。得莫斯科 Г. Огнева 来信。百花文艺出版社来信。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

十五周年大会（十九点到十九点三刻）。萧荀来。为《上海文学》写短文《古巴必胜》，约二千字。三点四十分睡。

十一月八日

辛笛来，请他们夫妇在衡山饭店西餐部午饭。校改《黑桃皇后》。去文艺会堂取《州委书记》一部。顾轶伦和蔡公来，在我家晚饭（吃螃蟹）。收到上海文艺出版社赠书二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和《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一点半钟睡。

十一月九日

校改《黑桃皇后》完毕。复读者吴云秋信。洗澡。一点睡。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伍修权在保共八大的讲话，明确、尖锐，态度鲜明，有说服力，痛快之至。

十一月十日

重读《黑桃皇后》译文。同萧珊、济生、轶伦在文化俱乐部午饭后理发。西彦夫妇来。济生同马云、庄久达来。轶伦送来蟹二十只，即在我家晚饭。同小林去光华戏院看沪剧《家》，在后台见到杨飞飞、赵春芳和导演江建平各位。杨、赵两位八年前我曾在明星戏剧院见过一面，颇觉亲切。在文艺会堂旧书店内购得《昭和法帖大系》一部，共十五册。一点半前睡。西彦赠所著长篇《在漫长的道路上》精装本一册。

十一月十一日

金公约我和萧珊、罗荪伉俪及儿辈同游北新泾苗圃，在锦江饭店午饭。汤蒂因来。柯灵夫妇来。轶伦送书来。开始重译迦尔洵短篇小说《红花》。一点二十分睡。

十一月十二日

外文书店送来德文艺术家辞典三十七册。重译《红花》。去市政协听宣读文件（两点半到五点）。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组来信，谈《团圆》收入“小说选”的事情，并写复信。外文出版社寄来《不死鸟雄壮歌声》一文的稿费三十二元。看《今日欧洲内幕》。一点半睡。内山真野夫人来信，说已回到东京。“百花”来信并赠西彦长篇精装一册。

十一月十三日

重译《红花》。得秦牧信。得国贤信。回胡尔严信。陈其五、章力挥来谈上海文艺界情况。蔡公来，在我家吃晚饭，并看电视节目话剧《第二个春天》（刘川编剧，转播上海人艺一团演出实况）。一点一刻睡。寄朱子奇《家》、《春》、《秋》各一册。收到家宝寄赠的《胆剑篇》一册，仿佛又见到了他本人。

十一月十四日

重译《红花》。沈沦来。诸关根带来朱梅送的两瓶酒，赠他一册《李大海》。夜九时济生夫妇来。一点二十分睡。

十一月十五日

重译《红花》。少年文艺出版社施雁冰来。济生送蛋糕来。胡莹来。济生夫妇在我家吃晚饭。蔡公来。看电视节目《蟹工船》（日本影片）。洗澡。一点半睡。寄王仰晨一信。寄叶君健信，索取刊载靳以散文译文的《中国文学》十二月号。

十一月十六日

重译《红花》。复《解放军文艺》小说组信。得黄源信。天津文放来信。和萧珊同去东湖招待所，在白羽、汪琦处吃螃蟹，同桌的人有罗荪夫妇、吴强、丁宁各位。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古巴总理卡斯特罗给联合国

代秘书长吴丹的信，辞严义正，不愧为英雄的战斗人民的声音。十一点和零点连听两次，甚觉痛快。一点四十分睡。

十一月十七日

重译《红花》。杨为、张波来。看电视节目《雨花台下》（转播江苏话剧团演出实况）。校改《红花》到两点五十八分校毕。三点睡。寄赠老舍《文集》一部（平装本）。Огнева 寄来列宁格勒画片一套　寄陈占元《文集》十四卷一册。

十一月十八日

将《红花》全稿封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航挂）。沈沦来。和萧珊同去陈同生的新居。王辛笛夫妇请我和萧珊、小林在华山饭店（楼下）吃淮阳点心，同席有罗荪夫妇、陶肃琼、吴强、张乐平、蔡绍序。郑美修来，康嗣群来，沈仲九夫妇来，各赠以《文集》若干卷。蔡绍序来看电视节目（篮球赛）。白羽、汪琦来借“小人书”。回重庆读者罗华生信并寄还纪念邮票。十二点四十分睡。寄赠夏衍《文集》精装本一至五卷。

十一月十九日

胡尔严来，赠以《李大海》和《文集》十四卷各一册。小林病，提前回家。寄广州读者陈柏章《文集》十四卷一册，并附短信。退还内蒙读者赵淑泉汇款（十元），并寄《文集》十至十四卷共五册。五点半左右康嗣群来，请他去衡山饭店便饭，小棠同去。整理图书。回浙江读者曾亮星、刘泽福来信。一点四十分睡。寄夏公《文集》精装本九至十二卷共四册。寄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服务组预订书目录一份。

十一月二十日

看完王大兆的短篇小说《小歌凡》。开始校改旧译《处女地》。开始校读《三同志》原稿（作修改的准备）。回答安庆读者黄平等来信。洗澡。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一点四十分睡。收到外文出版社寄来《中国文学》二册。小林病在家休息。

十一月二十一日

听上海电台广播我国政府宣布主动采取重大措施的声明，很受感动。复温州王大兆信并退稿。回天津师范学院读者王金柱信并退还《创作分期表》二页,又寄去《文集》十四卷一册、《薇娜》和明兴礼谈我的生平与创作的书。寄文栋臣《十万个为什么》六、七各一册，《朝阳花》一册。校改《处女地》。济生来。中央新闻电影厂冯伯九来。校读《三同志》。将昨天收到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给南南送去。一点睡。寄福清读者林宏铭《谈小说创作》与《美学论集》各一册。小林热度仍未退尽。

十一月二十二日

阴。时有小雨。校改《处女地》。今天是三哥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日，和萧珊、琼如、济生去虹桥公墓献花。和萧珊、济生同去文艺会堂。请蔡公、济生在家吃晚饭。校读《三同志》。一点十分睡。得伍静信。寄书已收到。

十一月二十三日

校改《处女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款九百七十四元一角八分(《秋》重版稿酬）。请师陀午饭。整理图书，顾轶伦送书来。校读《三同志》。致树基信。一点四十分睡。

十一月二十四日

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州委书记》二部。校改《处女地》。给树基的信尚未寄出，拆开加写一页，仍封好交琼如投邮。冯伯九偕电影厂五位同志来谈拍摄生活短片事。校读《三同志》。和萧珊、琼如、萧荀同去文化俱乐部晚饭。饭后理发。郑美修来（送来蛋糕一个）。济生夫妇来，同看电视节目《甘蔗田》（转播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演出实况）。十二点一刻睡。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冯伯九等五位同志来拍摄生活短片（上午九点到一点，下午两点半到六点）。萧荀来。寄外文书店图书预定卡五份。郑美修来。济生夫妇来。萧荀、美修、济生夫妇在我家晚饭。校改《处女地》。十二点二十分睡。萧荀送来蛋糕一个。汪琦来，并带来白羽的散文。得胡尔严辞行信。

十一月二十六日

校改《处女地》。帮助冯伯九找书。寄绍弥《州委书记》。寄沈阳史志远（读者）文集十一、十三、十四共三册。寄山西稷山读者王怡然《雾·雨·电》一册，并附短信。得余思牧来信。校读《三同志》。十二点半睡。

十一月二十七日

冯伯九来约定二十八日下午去公园拍摄影片。复余思牧信。乘作协车去河南中路民航局营业处取海口市符拔雄寄来的海松和椰雕，萧珊、小棠同行，并同去集邮公司购古巴邮票。去文化俱乐部听张春桥报告国际形势。吴康约我和张、金、陈诸位在二楼吃饭。和魏金枝同乘作协车到我家。魏老谈起他的小女儿昨夜同师陀夫妇吵架的事。校读《三同志》。一点十分睡。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新华社写对古巴政府二十五日严正声明的支持意见。寄符拔雄《文集》五册（十至十四）。一点后冯伯九来，约我们全家四口人去虹口公园拍摄影片。在老大昌吃点心，带小林、小棠到陕西南路购唱片。校改《处女地》。金公七点来约我同去影片发行公司看参考新闻片两本、大型纪录片《赫鲁晓夫访问法国》（六〇年）和香港故事片《豆蔻年华》。洗澡。一点二十分睡。寄安徽马鞍山读者张超然《文集》十至十二共三册。寄当涂读者刘守民《春》、《秋》各一册。

十一月二十九日

寄符拔雄信。冯伯九、赵利凡两位来拍楼房外景。瞿麦来，送来八月廿六日《赤旗报》日曜 版刊载谈话的译文。作协送车票来。济生来。五点乘作协车去车站，和萧珊乘沪广通车赴杭，五点五十分开车，八点四十八分到达杭州城站。九姑带小玲子和交际处张同志在月台接我们同车去杭州饭店。住三五三号房。九姑谈至十点。叶克来坐了十几分钟。十二点十分睡。陈占元来信。

十一月三十日

九点半九姑来，约我们同去九溪十八涧饮茶晒太阳，十一点由九溪去虎跑（定慧寺）闲走二十多分钟。十二点半乘原车返杭州饭店。九姑请我们在餐厅午饭。两点光景我们送九姑下楼。午睡到三点。和萧珊乘游船去三潭印月，在茶亭遇见前志愿军的陈英夫妇。四点一刻乘原船回到岳坟。五点五十分左右和萧珊同去餐厅。六点一刻九姑来，在餐厅等候我们用毕晚餐，六点三刻同去东坡戏院观剧（梅葆玖主演的《凤还巢》）。十点半回旅馆。洗澡。十一点半睡。

十二月一日

八点一刻早饭。九点后和萧珊同去平湖秋月喝茶，十一点乘船去湖心亭小坐，然后到岳坟，进岳庙参观菊展。十二点半步行回杭州饭店。午饭后午睡到三点。九姑来，同去西泠印社饮茶。四点后乘九姑车去灵隐。五点半前步行到白乐桥廿七号九姑家。在她家晚饭。谷斯范来，在九姑的客厅里坐了许久，九点五十分乘车回旅馆。洗澡。十二点睡。

十二月二日

八点早饭，仍吃肉丝面一大碗。九点前到楼下国际旅行社取车票。和萧珊在饭店门前湖边散步，等候九姑。九点五十分九姑来，同去岳坟雇船到

三潭印月，在茶亭坐了将近一小时。十二点和九姑、萧珊回到杭州饭店，即去餐厅午饭。饭后付清账款已一点钟，交际处张同志来送行。九姑和张同志送我们到城站。我们乘福沪直快返沪，一点四十分开车，五点零五分到达上海北站。火车开行时，九姑在月台挥手，眼圈已经红了，我们也感到依恋。车到上海，我们在站口雇到出租汽车返家。小林看见我，十分亲热。顾轶伦送书来。得海口符拔雄信和北京胡尔严信。校改《处女地》，改完第一章。十二点半睡。

十二月三日

校改《处女地》。任幹来。下午有人来安装火炉。复胡尔严信。一点二十分睡。

十二月四日

寄赠胡尔严《春》、《秋》各一册。寄赠陈占元《文集》十卷至十三卷共四册。校改《处女地》。作家出版社寄赠茅盾著《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册。古籍书店送来我预订的《升平宝筏》一部共十八套。复内山夫人信。校读《三同志》。一点睡。得香港啸尘信。复本市程云青信。得内蒙赵淑泉信、天津王金柱信。收到啸尘寄赠 The Great Depression 一册，内山嘉吉来信并附照片五张。

十二月五日

寄树基信。得朱子奇信。校改《处女地》。午后济生来。校读《三同志》，越来越觉得修改不易，但是这个中篇的前半部必须大改。晚饭后郑美修来。顾轶伦送书来。洗澡。一点半睡。傍晚第一次在书房内生火炉。

十二月六日

校改《处女地》。复海口符拔雄信。得国炯信。四点和萧珊同去文艺会堂，她约萧荀在那里喝茶吃点心。在文艺会堂旧书店购稿纸五百张。六

点半后和萧珊、萧荀、小林、蔡公去电影局看川剧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导演张波和作协的陶靖华在门口等我们。校读《三同志》。一点二十分睡。复华东师大石志君信。

十二月七日

校改《处女地》。复国炯信。和萧珊同去大马路永安公司购贺年片，再去集邮公司买新出的两种邮票（送给南南和小棠），然后到文化俱乐部午饭。下午三点罗荪来。六点三刻作协车来接我和以群、吴强同志同去锦江小礼堂陪郭老看电影（金采凤主演的越剧片《碧玉簪》和木偶片《红云岩》）。郭老明天便要坐火车回北京，他的精神很好。金采凤演技甚佳，扮相也漂亮，但是戏不好，封建味道太重，看了教人不舒服，特别是最后的团圆。男主角太恶劣了，实可恨。木偶片也不及我从前看过的电视剧《红云岩》。一点睡。

十二月八日

东京藤井冠次来信并寄赠《现实与文学》月刊二册（载有他的短篇《猿人》）。沙汀来信。南南带东东来，在我家吃晚饭。六点半送南南姊妹走后，去文艺会堂。萧珊带小棠先去那里看电影。和陈鲤庭、郑敏谈《碧玉簪》。陈鲤庭也觉得这是宣传封建道德的东西。我说王玉林是彻头彻尾的大男子主义者。郑敏要我谈了些第八届禁止原、氢弹大会的事情。九点半和萧珊、小棠回到家里。校改《处女地》第二章完毕。我在这里提到的“校改”工作其实是“重译”工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一九四三、四四年在桂林翻译的这部小说会有那么多的毛病。固然我最初根据的《万人丛书》版英译本有不少缺点，可是我自己的粗心也是无可讳言的。为什么我一九四六年由重庆回到上海以后，不找出原文好好地将它校改一遍呢？校读《三同志》。一点睡。

十二月九日

上海旧书店期刊部刘同志送目录来。校改《处女地》。下午两点魏老来，谈到与师陀因晒台吵架的事，我正在劝他，蔡公来教小林唱歌，先在客厅坐了好一阵，魏老便告辞走了。萧荀来，在我家吃晚饭。金公来，坐了二十分钟。六点半后看电视节目（阿尔巴尼亚纪录片和中央歌剧院演唱的实况转播)。校读《三同志》。一点半睡。

十二月十日

十点后打电话约师陀来谈他同魏老一家的纠纷。留他在我家吃中饭。下午济生来。六点前请济生去衡山饭店吃晚饭，并约顾轶伦、萧珊、琼如、小林、小棠同去。七点一刻同萧珊乘三轮车去文艺会堂看民主德国影片《马门教授》，只看到三分之二，是一部反法西斯的好电影。同任幹、罗荪夫妇从文艺会堂步行回家。校改《处女地》。复东京内山嘉吉信并寄贺年片。一点半睡。

十二月十一日

陈同生来。校改《处女地》。复东京藤井冠次信并寄贺年片。黄裳来。校读《三同志》。列宁格勒彼得罗夫来信。一点十分睡。温州王大兆来信。

十二月十二日

校改《处女地》。寄栋臣、国炯《逐鹿中原》、《遥远的戈壁》及卡斯特罗演说两三册。去外文书店和上海旧书店西书门市部购书若干册，并在期刊部楼上购得《文丛》一卷一至五，二卷一、三(两份)共八册(索价十八元，相当贵）。寄东京三岛伉俪、中岛健藏、龟井胜一郎、内山夫人、白石凡、芹泽光治良贺年片各一份。五点三刻去景华新村，朱雯、罗洪约我和萧珊在他们家晚饭。师陀来电话，谈他和魏老吵架的事情，我劝他“忍让”和“克制”。他似不以为然。按情况说，魏老纵容女儿闹事，最后甚至亲自出马争半个晒台公用。未免理亏但师陀应付的方法也有问题。两个作家为了一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晒台吵到这样,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实在无聊而丢脸。读完《三同志》,觉得只有最后几页可读，必须认真修改。决定读完第二遍再考虑修改的办法。洗澡。一点十五分睡。海口符拔雄来信。九姑自杭州来信。

十二月十三日

校改《处女地》。十一点五十分石西民的秘书来电话说石西民约我和金公吃中饭，十二点半派车来接我去东湖招待所，在座还有凌鹤夫妇，喝茅台一杯半，两点左右坐金公车回家。四点半和萧珊、小林同去文艺会堂，遇见辛笛，约他同坐喝茶，谈到六点才离开。晚复列宁格勒彼得罗夫信并寄贺年片。一点睡。

十二月十四日

寄莫斯科 Г. Огнева 贺年片。寄东京平野义太郎、冈部达哉、白土吾夫贺年片。寄日本逗子藤森成吉、堀田善卫贺年片。寄莫斯科艾德林贺年片。十一点三刻去文化俱乐部理发，并在楼上餐厅吃午饭。两点半钟在大礼堂听刘述周报告有关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六点三刻前结束，在会场晚饭后，和罗荪同坐三轮车返家。整理外文旧报。零点听简明新闻广播，听完参加捷共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声明，真是辞严义正，痛快之至。一点睡。寄东京华侨总会甘、吴、陈三位会长和博仁、韩庆愈二同志贺年片。

十二月十五日

校改《处女地》。下午一点四十分乘作协车去政协参加小组会。五点半前回家，蔡公已在，谈了一阵。蔡公去后，我在家吃了晚饭和萧珊带着小棠去文艺会堂,萧珊母子到大礼堂看电影,我在茶室和孙肇基、陈鲤庭、郑敏闲谈到八点三刻。回家后我又看了一阵电视节目（奚啸伯主演的《范进中举》）。得到本日《人民日报》,又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仔细读了一遍。这篇社论，我已在上午的广播中听过一次了。写得真好，说出了我自己想说却无法说得清楚明确的话。一读再读，教人精神

振奋，意气昂扬，我们头抬得更高了，勇气也更大了。高举革命和团结的大旗前进，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点半睡。在文艺会堂旧书店内购到鲁迅编印的《士敏土之图》一册。

十二月十六日

今天是小林的十七岁生日。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十七年了。上午校改《处女地》。两点半蔡公来教小林唱歌。萧荀来。顾铁伦来。罗荪夫妇陪陶肃琼来。蔡公和萧荀在我家吃晚饭。看电视节目苏联影片《向左急转弯》。重读《人民日报》十五日“社论”，越读越觉得好。十二点一刻睡。

十二月十七日

八点后坐作协车去巨鹿路作协会所参加《人民日报》社论讨论会，十一点一刻结束。和罗荪、任幹找魏老、师陀二人协商宿舍晒台使用权的事情，到十二点二十分才勉强谈妥。下午两点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顺路到愚园路邮局领取山西读者王怡然寄来的包裹（花生与红枣）。收到瞿麦送来的八月对《赤旗报》记者谈话的译文打印稿。得百花文艺出版社来信。改完《处女地》第三章。十二点半睡。

十二月十八日

复百花文艺出版社信。《人民文学》编辑同志来索稿。世界知识出版社来信征订《国际问题译丛》。下午汇款七元八角给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订《译丛》全年。《解放日报》刘同志来索稿。校改《处女地》。小林生病睡了一天，晚饭后一直沉睡。萧珊带小棠去军人俱乐部看戏。我和琼如在客厅里看电视节目（《古巴革命万岁》和《长虹号起义》）。整理旧报。十二点三刻睡。北京胡尔严来信。马鞍山张超然汇款十元托代购《文集》作协送来《汤显祖集》三、四等书一包。复福建读者陈建华信。

十二月十九日

校改《处女地》。收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寄来《两京散记》一册和《出版协议书》两份。下午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后即用挂号信寄回“百花”。四点半和萧珊同去妇女商店购礼物，然后乘无轨电车去济生家，在济生家用晚饭，同桌的有沙梅、韩涛、郑美修、琼如、瑞珏。回家后整理书报。看书。洗澡。一点半睡。得华林信。

十二月二十日

校改《处女地》。晚七点乘作协车去友谊电影院参加七点半举行的“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二周年、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大会”。会后看电影《槐树庄》。十点十分散会，和刘大杰同车回家。看书。十二点半睡。得海口符拔雄来信。

十二月二十一日

八点三刻和萧珊同去文艺会堂参加上海文艺界与青岛市话剧团、江苏省话剧团、江苏省曲艺团、南京部队政治部前线话剧团联欢会，十二点半结束，请萧珊到衡山饭店西餐部吃饭（明天是她的生日，她中午要去沈庾香处打针,不能回家,因此改在今天中午)。校改《处女地》并加注解。晚八点罗荪夫妇和白羽夫妇先后来，闲谈到九点半以后。看书。听广播。复山西稷山读者王怡然信。十二点半睡。

十二月二十二日

校改《处女地》。复温州王大兆信，并退还吕复写给他的原信。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赠书《创世纪》、《黑奴恨》、《文学常识》、《太行风云》、《复仇的火焰》等五种。三点半去华东医院治眼。四点五十分到文艺会堂，在小会议室里和金公、赵公（超构）闲谈到六点，坐金公车返家。济生和萧荀在我家晚饭。饭后看电视节目（人艺话剧二团演出的《杜鹃山》实况转播）。胡莹来，蔡公来。收到东京日本电波新闻社寄来的贺年片。看从金公处借

来的《今日欧洲内幕》全译本。一点睡。回河北静海读者朱炳宣（《亭亭玉立》的作者）信。郎伟来信。收到成都林如稷寄赠所著《仰止集》一册。

十二月二十三日

晨九点去文艺会堂参加作协上海分会等四团体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在茶座廊上遇见陈同生，和他在小会议室坐了半个多钟头，得以群电话。十点去朗诵会场，不到十一点朗诵会结束。我只听了后一部分的朗诵，总的印象是：形式超过内容。会后和罗荪、同生在廊上坐了一会。十一点四十分后去以群处，白羽已经到了。十二点一刻萧珊赶来。吃完午饭告辞步行回家已近三点。顾轶伦来，我把马鞍山读者张超然寄来的购书款十元汇票交给他，托他代办。四点一刻和他同去文艺会堂选购旧书。萧珊也来了。六点回家,蔡公已在,留顾、蔡二位晚饭,饭后看电视节目(朝鲜故事片《鱼郎川》)。校改《处女地》。十二点一刻睡。北京人文社寄来书一包（以前订购的）。小弥来信。

十二月二十四日

校改《处女地》。下午四点一刻去华东医院洗左眼泪管。五点一刻去文艺会堂。购影印《章太炎家书》一部，《红岩》新本和旧本各一册。五点四十分同萧珊到华山饭店,请金公、翰笙、白羽、同生、吴强、罗荪、以群、任干、魏老、师陀吃淮扬点心。八点半后同师陀步行回家，在五原路和他分手。我和萧珊到家已过九点。看书。十二点半睡。复马鞍山读者张超然信。茂名市人委李顺泽来信。寄郎伟人文版《水浒》一部（昨天在文艺会堂图书服务部买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八点得统战部电话，说成都统战部来电李劼人兄逝世，要我参加治丧委员会，十一点半去邮局发一唁电：四川省文联并转李劼人同志家属：惊悉劼人同志逝世，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深为

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大波》终于成了未完成的杰作,这是万想不到的事情。劼人不仅是一位热血侠肠的好人，他还是绘声绘影的优秀小说家，也可以说他是成都的历史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要是他能再写十年，那多好！他的死对成都人来说，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也难找到像他那样的朋友。下午得沙汀航信讲到劼人的病情（十二指肠溃疡和肺炎），并说他已施过两次手术，子女已经回到成都。沙汀写信时心情沉重,可以从来信上看出来。校改《处女地》。晚蔡公来,同看电视节目《天京风雨》（转播江苏省话剧团演出实况），有几个场面处理得相当好。洗澡。一点睡。寄郎伟旧本《红岩》一册,汇款三十五元。

十二月二十六日

校改《处女地》。上午峻青、于康来。他们夫妇刚从威海卫回上海，给我们带来了一点土产（花生和虾米）。看读者朱炳宣的剧本《亭亭玉立》。家璧从北京来信，言辞恳切，深为感动。晚，顾铁伦送书来。和小棠同看电视节目（上海市第五次普通话观摩表演会实况转播）。罗荪转来方殷的信，他认为《还魂草》收在‘文学小丛书’内不太合适,要我另选。我即复信同意抽出《还魂草》,并说我自己选不出来。只有两个办法：一、“小丛书”干脆不收我的作品；二、请他代选几个短篇凑成一本小册子，究竟怎样，由他决定。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从爱护您的声誉……”，我看了心里很不好过。说实话，我自己颇喜欢《还魂草》。但是抽出它我也同意，绝无怨言。只是为什么对作家一再提到“声誉”二字呢？真正的作家并不常常想到自己，他重视自己对人民、对读者的责任甚于一切。我并不在乎所谓的“声誉”，我也不是为“声誉”而写作的。我倒是真心想为人民服务。回淮海路翁体乾、襄阳路单葆元信，说明这里的作家们不需要请人誊写稿件。一点睡。东京古屋贞雄夫妇寄来贺年片。寄古屋贞雄夫妇贺年片。

十二月二十七日

校改《处女地》。王树基、伍禅、舒元卉来信。下午四点半去华东医院

治眼。五点后去文艺会堂坐了三刻钟。晚上继续看《亭亭玉立》。为《解放日报》写短文《迎接一九六三年》。一点半睡。得栋臣、国炯信。

十二月二十八日

改完《处女地》第四章。十一点半和萧珊同去文化俱乐部午饭。饭后理发。两点一刻回到家中午睡到四点。寄九姑贺年片。收到彼得罗夫寄来插图本《春潮》一册，印刷、装帧、插图都不坏。续写《迎接一九六三年》，到一点写成。一点半睡。天津读者王金柱寄来贺年片。

十二月二十九日

赠峻青夫妇《文集》十四卷和插图本《家》各一册。寄林如稷《李大海》（精装）和《家》各一册。十点解放日报社来取稿。十一点一刻去淮海路邮局取回王树基汇还的借款一百五十元，并汇款二十元给成都李西舲。复树基信。校改《处女地》。三点五十分坐作协车去文艺会堂，统战部朱实（瞿麦）约我在那里谈话，孙宗英也到了。谈到五点五十，孙宗英先走，我和朱实在那里吃了面点，一直坐到七点二十左右，作协车来接，和罗荪、萧珊同去东湖招待所看白羽夫妇，谈到十点。回家看完《亭亭玉立》。一点二十睡。寄赠邵武谢坊农场文栋臣《红岩》及《星火燎原》二、六各一册。收到香港余思牧寄来盗版小书(《家》、《憩园》及其他)三册。收到东京白石凡、内山嘉吉的贺年片。黄山管理处寄来贺年片。

十二月三十日

复家璧信。整理书报。下午蔡公来，教小林唱歌。为他放了些卡鲁索、陶伯尔、基普拉等人的唱片。留他在家晚饭。饭后看电视节目《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和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演出的《最后一幕》的实况转播。校改《处女地》。复伍禅信。收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寄来签了字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出版协议书一份。一点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